

藝海一勺續漏

西泠石伽時年九十一



鄭逸梅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郑逸梅 著

藝海一勺續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整 理：郑汝德
责任编辑：曹式哲
装帧设计：冯爱国
封面题字：申石伽
封面绘画：郑有慧

艺海一勺续编

郑逸梅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佳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0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80504—436—8

1.59 定价：18.90元

编者的话

郑逸梅先生选集《艺海一勺》自1994年3月由我社出版后，颇受好评。著名散文家许淇先生来函称出版此书“于文坛功不可没”。一些新闻界朋友，以及众多中老年读者（其中不乏文史爱好者、书画爱好者）亦纷纷予以鼓励，并支持继续出版郑逸梅先生著作。今天，我们终于又将《艺海一勺续编》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艺海一勺续编》凡九辑183篇，其内涵之广博精彩、文笔之清雅隽永，绝不稍逊于《艺海一勺》。附录文章或综述郑逸梅先生笔墨生涯，或描叙郑逸梅先生人品资质，或剖析其作品思想艺术特色，可为了解和研究郑逸梅先生其人其文提供一定参考。“郑逸梅著作一览表”则概括了郑逸梅先生著作迄今为止的出版情况。

《艺海一勺》和《艺海一勺续编》所收多为近年来散见于海

郑逸梅

内外各类报刊上的随笔、札记类文章，篇内偶见少量交叉重复的内容亦在所难免。为读者得窥更多精美篇什计，我们反复斟酌，终予收录，唯望谅解。

又，《艺海一勺》和《艺海一勺续编》所收均为各类报刊剪贴稿或复印稿，原稿编校、印刷质量参差不齐，且涉及的某些人名、地名、书名、报刊名称、文章标题等又因年代久远或不见经传而查证不便，这就给我们的编校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并敦促我们必须审慎对待书稿每一细枝末节。即便如此，亦难免疏漏。所幸我们广有对祖国文化出版事业满腔热忱的读者。这里，尤其要感谢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官桂铨先生两度来函，对《艺海一勺》的出版给予极大关注，对我们的编校工作予以充分理解。恳请读者继续对《艺海一勺续编》提出宝贵意见，我们期待着。

1996年3月15日

目 录

名人轶事

周恩来关心柳亚子	(1)
曾见孙中山先生一面	(3)
名人俭朴事二三	(4)
记于右任往事一二	(5)
读万卷书之张学良	(7)
忆程瑶笙与胡适之	(8)
袁世凯勘子习中文	(9)
袁项城家书中之淡泊语	(10)
李根源其人其事	(11)
我所知道的刘三	(13)
吴稚晖绝命书	(17)
武侠小说大师平江不肖生	(18)
回忆几位书画老友(上)	(22)
回忆几位书画老友(下)	(23)
唱歌科的起始	(24)
忆马思聪趣事二三	(26)
赛金花在上海	(27)

出版史话

《孽海花》的出版及其作者	(29)
--------------	------

《红楼梦补》谈	(33)
《辛丙秘苑》发表的经过	(34)
几件出版界的行刺案	(37)
清末民初的教科书	(39)
我国早年的教科书	(44)
正中书局推销所谓国定本教科书	(49)
薛居正《旧五代史》之谜	(50)
报刊忆旧	
漫谈民国以来的报刊(一)	(53)
漫谈民国以来的报刊(二)	(55)
漫谈民国以来的报刊(三)	(59)
漫谈民国以来的报刊(四)	(60)
漫谈民国以来的报刊(五)	(61)
最早的几种报刊	(62)
早年的文化娱乐刊物	(64)
两种名叫《时报》的杂志	(70)
《申报》早年的副刊杂志	(72)
《民权素》出版的前后(上)	(74)
《民权素》出版的前后(下)	(75)
风行民初的小说“世界”	(76)
晚清时代的小说杂志(上)	(79)
晚清时代的小说杂志(下)	(80)
民初的几种妇女刊物(上)	(82)
民初的几种妇女刊物(中)	(83)
民初的几种妇女刊物(下)	(84)
适应小市民的通俗刊物(上)	(85)

适应小市民的通俗刊物(中)	(87)
适应小市民的通俗刊物(下)	(89)
早年的各种画报(上)	(91)
早年的各种画报(下)	(93)
画报的回忆	(95)
最早的中文报纸(上)	(97)
最早的中文报纸(下)	(98)
上海在清末时几种主要报纸(上).....	(100)
上海在清末时几种主要报纸(中).....	(102)
上海在清末时几种主要报纸(下).....	(104)
今昔同名的《明报》.....	(105)
《神州日报》和《晶报》.....	(107)
《晶报》的二员大将.....	(109)
前期的《晶报》.....	(111)
《晶报》的后期.....	(113)
《申报》的副刊(上).....	(115)
《申报》的副刊(下).....	(117)
两种《新申报》的副刊.....	(119)
小报巨擘《金钢钻报》.....	(121)
《时报》和戈公振.....	(123)
新闻界前辈钱芥尘.....	(127)
老报人汪康年.....	(131)
袁世凯收买舆论种种.....	(135)
早年报纸的风格.....	(140)
写报头的轶闻.....	(142)
稿酬之起始.....	(144)

梨园趣闻

上海早年的戏院	(146)
京剧泰斗程长庚	(151)
唱堂会种种	(153)
早年的戏台	(155)
戏院内一种特殊人物——案目	(156)
伶界大王谭鑫培	(161)
新舞台几位名艺人	(168)
谈谈票友	(175)
新剧的兴起	(179)
话剧的起始	(187)
几种戏剧书籍	(189)
早年的说书	(190)
轰动一时的游戏场	(192)
清宫梨园轶闻	(197)
余三胜与余叔岩	(202)
伶界的一些趣闻	(209)
孙菊仙和汪桂芬	(214)
伶人的嗜好	(219)
戏班中的一些忌讳和规则	(222)
奎派与杨月楼父子	(226)
内廷供奉种种情况	(232)
京剧中的净角	(236)
最难演的角色	(242)
三国戏中各处地名	(244)
昆剧和徐凌云	(248)

女伶老生诸人	(249)
京剧中人名的取义和谬误	(253)
掌故民俗	
上海最早有声电影	(258)
上海最早的话剧戏院	(259)
上海最早的铁路	(260)
上海旧时的茶室	(261)
旧上海的茶馆	(263)
南京路的地道	(266)
人民公园与跑马厅	(267)
早年大观园模型	(268)
上任时间最短的上海县知事	(269)
当铺起始考	(272)
香港的地铁	(273)
饮食文化	
我的一天	(275)
我的养生之道	(277)
旧时南方节令习俗(一)	(279)
旧时南方节令习俗(二)	(281)
旧时南方节令习俗(三)	(283)
旧时南方节令习俗(四)	(285)
秋季小食	(286)
戚继光饼与伊秉绶面	(288)
从乔家栅说到乔一琦	(289)
名人饮食琐谈(一)	(290)
名人饮食琐谈(二)	(292)

名人饮食琐谈(三).....	(293)
名人饮食琐谈(四).....	(295)
名人饮食琐谈(五).....	(296)
名人饮食琐谈(六).....	(298)
名人饮食琐谈(七).....	(299)
名人饮食琐谈(八).....	(301)
漫话美食.....	(303)
品茗余话.....	(304)

名人园林

叶恭绰所辟园林.....	(306)
徐棟山的徐园.....	(308)
张大千的园林.....	(310)
黃岳渊的黃园.....	(311)
王均卿的“辛臼簃”.....	(313)
犹太富商哈同的爱俪园.....	(315)
袁世凯的养寿园.....	(318)
一号车主的园林.....	(320)
名雕塑家江小鹣的静园.....	(321)
老友陈季鸣的适园.....	(323)
周瘦鹃和他的园林.....	(324)
俞樾及其曲园.....	(326)
苏州顾氏之怡园.....	(328)
邮票大王周今觉的花园.....	(330)
冒鹤亭的如皋水绘园.....	(331)
南社耆宿高吹万的园林.....	(334)
《续孽海花》作者燕谷老人及其燕园.....	(336)

范烟桥及其邻雅小筑	(338)
陈从周与园林建筑	(340)
张謇在南通建园	(342)
张善子养虎在网师园	(344)
蒋吟秋治事可园	(346)
李根源重整小王山	(349)
卫介堂的黄泥墙桃园	(352)
盛宣怀买下辛家花园	(354)
宜兴双洞与储南强	(355)
上海最早的楼台亭阁和园林	(358)
南社雅集的几处园林(上)	(360)
南社雅集的几处园林(中)	(362)
南社雅集的几处园林(下)	(365)
星社和园林	(367)

琐闻杂记

我的电影生涯	(370)
国学专修馆的特殊施教	(372)
登高挹爽话沧桑	(373)
家庭乐趣之一——集藏	(375)
清韵秋声乐事赊	(378)
旧时的苏州木刻年画	(380)
苏绣与沈寿	(381)
古今三个唐伯虎	(384)
苏州千年名人年谱序	(385)
《近代印人传》序	(387)
抗倭之章聂二将	(389)

倭寇掠我宝物记	(390)
马关条约轶史	(391)
一部记录“五卅”惨案实况的新闻片	(392)
日本早年报纸之宣传画	(393)
日本侵华地图拾隽数则	(394)
日本侵华摭拾数则	(396)
青云路历劫	(397)
抗日大刀队	(398)

阅读写作

我的读书法	(400)
文章的读法	(403)
我的书房	(404)
回忆我小学时代所作的史论文	(406)
七十年前的一本作文簿	(407)
谈谈作文题	(409)
名学者肖穆谈作文课	(411)

附录(一)

补白大师郑逸梅	刘东远 齐涤昔(413)
人淡如菊,品逸于梅	陈念云(418)
——纪念郑逸梅先生	
人淡如菊,品逸于梅	郑汝德(423)
——纪念先父郑逸梅诞辰一百周年	
郑逸梅《艺海一勺》评介	曹式哲(428)

附录(二)

郑逸梅著作一览表	(432)
----------	-------

名 人 铁 事

周恩来关心柳亚子

柳亚子生前与我时通音问，他是南社的发起创办人，是我的前辈，我仅在南社叨陪末座而已。我加入南社较晚，介绍人为陆丹林和许半农，但因之结识了不少南社中的耆宿。周恩来同志对柳亚子先生关心备至，又复念念不忘亚子主持的南社。我所阅及到的一封信，是周恩来同志写给柳非杞的，我曾摘下了这封信的内容：

“承你多次来信，并赐读亚子先生来往信札，不胜心感，只缘环境不佳，未改约先生来舍倾谈。曾烦郭先生代达信书，想邀鉴谅，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为在桂林小住为宜，退隐峨眉，亦未尝不可重整南社旧业。弟恐亚子先生不敢作入蜀想矣，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承嘱弟及必武同志题字，稍暇当应命，与柳先生书札，届时亦当奉还也。专复，即颂大安。弟周恩来 六、十四。”

这信下面没有注明年份，据我猜度，是 1942 年，因为在 1941 年，柳亚子在香港。12 月 9 日，日寇突袭香港，亚子晨从

九龙渡海曾作一诗，又 1942 年 1 月有流亡杂诗：“骂贼誓追文信国，偷生肯恋顾横波。无端广柳来相逐，留命桑田意若何！”原注：友人来商出险计划。杂诗凡六首，别有一首，原注：“自长洲岛乘帆船渡海丰，之马贡，七昼夜未达，风浪倾侧殊甚，余谓垢儿终将拜命矣。”1942 年 7 月 18 日到桂林，作苍梧诗一首，从周恩来同志书中所云“亚子先生出险”和“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可以断定这封信是在 1942 年 6 月 14 日所发，这时亚子虽出险，尚没有到达桂林呢。

周恩来同志写给柳非杞的信，尚有两通，都涉及亚子，不过当时用的化名“伍豪”，兹把原信抄录如下：

“非杞先生：函及两附件均收阅，将送报试登。如登不出，定遭检扣，希转请亚子先生原宥。现在忙，暑中有暇，再求拜读亚老书简也。近安，弟制伍豪拜，五、卅一。”

“非杞先生：来信盈寸，积久未复，非忙非懒，实不便也。现子渊先生忌辰将至，不便再延。特函请先生将其可发表之遗稿赐下一二，以便择登新华，如先生有不署名之悼文及诗，或柳何两先生关于此事之文稿，亦希掷下为盼。新华不拟出专刊，恐过份铺张，将不利于承志。郭先生久未进城，弟亦未暇下乡，柳先生书诗，尚未得拜读也。匆复即颂日佳，弟制伍豪拜。九月十一月。”

信中所述的子渊先生，为浙江上虞经亨颐，多才多艺，刊有长松山房诗书画印集。逝世于 1938 年，忌辰大约为下一年的秋间，那么周恩来同志的这封信，是在 1939 年所发的了。《新华日报》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汉口创刊，同年 10 月 25 日迁重庆，1947 年 2 月 28 日，

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信中所说郭先生，当是郭沫若无疑。主信署名均用“制”字，可见这时周恩来同志有丧服。

曾见孙中山先生一面

孙总理中山，彪炳国史，举凡邦内黎庶，海外侨胞，莫不对于总理有特殊之景仰，称为国父，洵属不谬。爰摭拾其一二佚事，以为纪念。

张学良先生蛰居有年，今时有露面。早时奉三民主义甚虔，总理在世，乃亲书“天下为公”四字横披贻之。学良视为瑰宝，军戎之间携带随身。张对中山先生极端信敬，甲子之役，先生与张作霖将军会于津沽，学良即有举先生为总统，开国民会议之意，后为某方所阻，未能成为事实。总理逝世，张于奉垣建孙先生纪念碑，其铭云：“生前郁郁投钜银，死后巍巍碑莫扳。行满天下，名满人间。西半球，华盛顿。东半球，孙中山。”诚不朽之言也。

总理颇喜临池，某夜居扶桑，庭除中碧蕉湛然，垂垂展布，总理乃截取以代楷，书后拭去，不稍留迹，一再可书。书法为之孟晋，我见其亲笔墨迹凡二。一在画家钱君化佛处，书“无量寿佛”四字。一在同居孙君鑑处，书“博爱”二字，均极挺拔。惜不敢求友转辗相索，否则当可得获总理墨宝矣。

民国肇造，总理自海外归来，国人欢迎之于沪上于味莼园。先祖曾携我同赴共参其盛，我时年十八。总理服御朴素，有憔悴风尘之色。于安恺第台上演说，慷慨淋漓，希国人以提

高个人之人格，国际地位自然随之增高云云，一时掌声似雷。唯因距今数十载，其他内容已无法记忆之。

名人俭朴事二三

偶翻阅旧时摘录，曾在友朋处得知，孙科之生母卢太夫人，早年在香港永安公司购物，于玩具部拟选购玩品数件，终因价昂而未购成。于是转购别物，约二十分钟，仅选得手帕数方，价值未几，然夫人犹语其同伴，谓何其昂也。

因忆及翁松禅相国事。同治间，翁掌文衡，宏奖士类，官至协办大学士，荣归衣锦，戚串腾欢，人杰地灵，虞山生色。一日，翁忽欲添置衣料，郡城之绸缎铺，闻讯纷致绮罗之美，大集绫纺之成，送至翁第，以为翁门豪富，大买主也，可得善价矣。讵意，翁一一询值，均嫌价高，铺夥虽巧于设辞，极尽介绍，终未能回翁之意而采置。结果，只购下绵绸二疋，为数殊微，一时传为话柄，众绸缎庄伙计俱言，今后再不上翁府矣。而总理夫人购手帕，与之真可谓无独有偶者。

宋教仁先生，革命先烈，为贼党狙击而殂，可悲也。而宋待人极为宽厚，自奉甚俭。有一事，外间知之不多。某年自桃源北行，抵一小市，日暮投宿，无逆旅，则向一茶肆，借一席地权宿，租得破棉絮一。天骤寒，主仆二人，乃同榻拥被而卧。仆力辞，云不妨坐以待旦，先生强之再三，始就睡。睡时仆两足置被外，先生俟其熟睡，将其足入被中，而此仆又非常侍先生者，乃临时所雇，关系至浅。仆后来语人，宋先生如慈父。仆本称先